

客籍抗日烈士

羅福星殉難經過

● 陳運通

(中外雜誌撰述委員、中華文藝獎得主、新加坡新神州藝術院名譽院士)

廣東蕉嶺人才輩出

廣東省蕉嶺縣，舊稱廣東省嘉應州鎮平縣，因河南省亦有一鎮平縣，故於公元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改為「蕉嶺縣」，今為梅州市轄七縣之一，縣民清一色全是客家人，縣內土地面積為九百五十七點一平方公里，一九九五年統計居民為二十一萬八千五百三十一人，惟蕉嶺縣境山多田少，故向世界各國移民甚多，二百年間移居台灣地區，據非正式統計約有五十多萬人，已較原鄉人口為多，台灣各地操「四縣」(今應稱七縣)客家話者，經筆者研究調查多是蕉嶺口音，而蕉嶺出身的，可說「人才輩出」，據筆者所知略述如下：

林修明：(一八八五—一九九一)舉世聞

名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

林丹九：(一五九〇—一六四七)明末清初，誓不降清之烈士。

徐慶超：(一七七六—一八三三)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武進士，曾任

台灣北部總戎。

黃香鐵：(一七八八—一八五三)中式舉人，國史館繕書，慈禧太后授大

桃知縣(七品官)等職。

鍾孟鴻：(清道光年間生—同治年間歿)中式舉人、進士，其書法名滿京

華。

陳廷駿，號瑞臣：(生卒年不詳，筆者之祖父)清同治年(一八六七年)

秀才、庠生，縣中紳士，教育家。

陳蔚琴：(一八六三—一九三八)(筆者之父)清光緒十一年秀才，是丘

逢甲之好友，曾任蕉嶺民團副團長，出資辦學，培育人才。

丘逢甲：(一八六四—一九一二)台灣第一名秀才，人稱「東寧才子」，教育家、詩人。

丘念台：(逢甲之子，曾任監察委員)謝晉元：(上海四行倉庫孤軍團長)

徐傍興：(少棒賽的創辦人，外科權威，醫學博士)

陳少蔚：(著名律師)徐慶鐘：(曾任行政院副院長)

林柏森(上將)、林岳生、黃元植、黃濤、林為同、涂思宗、黃潛英、張其中、林榮祖(以上均中將)，徐燕謀、鍾如海、林君績、涂思白、陳孝強、丘廷坤(以上均少將)，徐白光(處長，蕉嶺同鄉會理事長)，吳慎機、徐琚清(印尼商報

會理事長)，吳慎機、徐琚清(印尼商報

社長)，丘成桐、丘應楠（中央研究院院士），徐鳳鳴、林大椿、徐美苓（教育家），林海音、林鴻標、陳運棟、謝森發、丘秀芷、鍾麗珠（著名作家），陳運通、侯楨、陳建台、陳建中、林少雯（曾獲文藝獎），鍾嘉謀（聯合國專員），賴敬程、黃漢英、羅秋昭（畫家），丘亮實（曾任立委），陳恩藩（合管處主秘），彭淦波（豪勉企業董事長），徐起欽（省茶公會總幹事），林選青、林偉耀、林維恭（縣市長），賴特才（國民參政員），陳應鑫（攝影家），陳建華（聲樂家），陳建安（大提琴演奏家）等等（若有遺漏，或排名順序不當，請讀者見諒）。而最令筆者敬仰的莫過於抗日烈士羅福星。

革命動機油然而起

羅福星烈士（一八八六一一九一四），別名東亞、中血、國權，一八八六年二月廿四日，生於印尼巴達維亞（現名雅加達）為客家華僑。週歲即返回廣東蕉嶺縣（原名嘉應州鎮平縣）高思鄉大地村。因他具有一半荷蘭人和印尼人的血統，所以膚色棕黑，身材瘦長，外貌酷似西方人，同時亦因此使他先天賦有特殊的生命力。

他成長於廣東故鄉，幼受中國文化的薰陶，熟讀詩書。十歲，隨祖父羅耀南來台，入苗栗公學；至十四歲返印尼，就讀爪哇學校，習英、荷語文。十八歲中學畢業後，又隨祖父來台，設籍於苗栗一堡牛欄湖庄三一四號（今改為造橋鄉豐湖村桃子窩）。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離台返回故鄉為止，居留台灣八年有餘，在此期間，親見日人統治下，台胞所受的痛苦，喚起他革命的動機，促使他後來加入「中國同盟會」。

羅福星返回廣東後，即在故鄉大地村的學校擔任體育教員，並在一九〇七年秋與黃玉英女士結婚，羅福星因久讀中國詩書，並通曉中外語文，眼光遠大，深得當時的廣東教育總會會長丘逢甲的賞識，一九〇八年奉派至印尼視察僑校，一九〇九年，受命為新加坡中華學校校長，半年後前往緬甸，從事黨務宣傳，一九一〇年，轉任印尼雅加達中華學校校長，與胡漢民等同盟會重要同志來往南洋各地籌款，支持革命工作。

返台從事抗日活動

一九一一年春返廣州，參加三月二十

九日黃花崗舉事，倖免於死，旋赴香港，再轉往印尼任教。十月間羅福星依黃興之囑在南洋招募得民軍一批，率領乘船赴西貢與胡漢民會合，再一同赴港轉往廣州。廣州光復後，羅福星奉胡漢民之命，與朱玉廷率同民軍二千人經上海入蘇州，年底，南北和議成功，始解散民軍，再回原鄉任校長。一九一二年八月中，受劉士明之邀，返回台灣，從事抗日革命活動，組織「華民聯絡會館」，推羅福星等十二人為「實務募集主盟負責員」。組織粗定，十二人同遊祖國山川，於十二月初赴汕頭「台灣革命本部」。十二月中羅福星、羅國亞等分別自汕頭、福州、東京先後來台，下旬齊集台北大稻埕，分配募集黨員的地區，羅福星負責苗栗、台北之募集工作，因他是客家人的關係，進行得格外順利，到了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九日，羅福星認為他們在臺灣的起義工作，已進行得很有眉目，便和廣東都督胡漢民聯絡，託同志吳頌賢帶一封密函回國，轉給胡漢民。信中大意是說：貴都督必有意光復臺灣，請即予承認臺灣的同盟會機構。這封密函帶回國內時，正值袁世凱買凶刺宋教仁於上海北站，二次革命即將爆發，黃興正在國父

的督飭下，籌備軍事，策劃討袁。然而黃興和胡漢民仍然非常關切臺灣抗日起義的進行情形，六月黃興派潘某，前往臺灣協助羅福星積極募集黨員。七月他又派陳士、王淵二人來臺，視察募集黨員的進展。二十七日，羅福星曾與陳、王二人在基隆承洋旅館舉行秘密會議，由羅福星作工作報告，並且商議如何在臺灣起義舉兵，驅逐日人。臺灣起義，已經屆臨密鑼緊鼓階段。八月一日，胡漢民又派吳頌賢、吳覺民前來調查華民聯絡會館應募會員的實際人數。吳覺民在大稻埕街上，和羅福星巧遇。當時，根據羅福星所提供的資料，會員人數已達五千餘人了。前途大有可為，使二吳備感興奮。八月十六日，他們和羅福星在臺北大瀛旅館，舉行了一次很重要的會議，討論國內如何接濟、接應臺灣起義的問題。羅福星和二吳，都認為應由福建和廣東兩省聯合一致，共同支援臺灣起義。因此，羅福星便在八月十九日，派金星橋專程赴福州，徵詢福建都督孫道仁的意見。九月十八日，羅福星輾轉接到孫道仁的公文，對於羅福星的建議，表示全盤接受外，還表示閩、粵兩省已聯合，願為臺胞起義抗日的後盾。

然而，正當臺灣同志額手稱慶，準備起義舉兵時，不幸國內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的北洋軍大舉南下，國民黨籍的四省都督均被罷黜，閩粵支援，無形中停頓。即使受了如此重大的挫折，羅福星和他的同志們，仍不氣餒，再接再厲，會員與日俱增，會務發展，尤有如火如荼之勢。所當羅福星僕僕風塵，奔走各地，他赴臺南視察，光是林季商會即已擁有會員兩萬餘眾。於是他決定使華民團體均加入「華民聯絡總會館」，再以總會館為發號施令發動舉事的機關。

已被告密仍不躲藏

一九一四年初，當羅福星懷著興奮熱烈心情，於三月二日北上，詎料，一到苗栗，就接到同志羅慶庚的電話，告訴他：「你已經被人告密，警方即將對你採取行動，希望你趕緊躲藏起來，逃過這一道難關。」

放下電話，羅福星曾作長考，日本警網之嚴苛，允稱世界第一，對於臺灣同胞，監視尤嚴。在這種情形之下，躲起來不是辦法，反而會使日本警方確定他是革命黨，來一次大搜查，可能會連累許多同志

被捕。何況起義舉事，已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他不願因個人安危，妨礙大局。因此決定故示坦然，仍留在苗栗，繼續策劃舉事如故。

促使羅福星決心留在苗栗，並以苗栗為策畫指揮聯絡中心的另一因素，是在苗栗的日本警署裏，他早已吸收了兩位深明大義，忠心耿耿的同志，就是擔任巡查捕的邱義質和羅發興。他相信警署倘若決定對他採取行動，這兩位同志必得消息，必會來通知他。因此，他有恃無恐。

四月中，羅福星果被苗栗警署傳喚問話，賴他的機智，應付過去，不久即被釋放。五月二十四日，邱義質趕來通風報訊，苗栗警署馬上又要大舉搜捕革命黨了。風聲如此之急，羅福星唯有聽從勸告，當天下午六時，和黃增富、羅國亞搭乘火車回到臺北。下榻於大瀛旅社，並且決定以大瀛旅社為苗栗機關分部指揮所。其間他們還曾同去會館，歃血為盟，定期大舉。

在臺灣羅福星總共募集了九萬五千六百三十一名同志，成立了許多分支機構。由於他們組織嚴密，分子整齊，兼以臺胞嚮往回到祖國懷抱，對日人統治深惡痛絕，保密工作確能無懈可擊，本來是不至於

被日本警方破獲的。他們所以會在舉事前夕，被日本警方偵悉，主因是受到臺南李阿齊、臺中賴來、新竹張火爐和南投陳阿榮四起抗日事件相繼失敗的影響。這四起抗日義舉都是獨立性的事件，跟羅福星的组织並無關連。但卻由於四次事件的驟發，引起日據當局的警覺，發動了全面性的保甲大搜查，擴大檢舉的範圍，因而才使羅福星的組織受到了波及。

一九一三年陰曆七月間，大搜查、大檢舉進行日亟。苗栗的同志彭雲軒，特地趕到臺北，找到了羅福星，鄭重其事的告訴他：

「苗栗方面你要秘密從事，切勿有所洩漏，因為苗栗的會員都是有官職、公職的上流人士，一旦被日警破獲，我們的損失那就太大了。」

當時，羅福星還叫他放心。不料往後的事機洩漏，果在苗栗方面出了問題，吳頌賢和葉永傳，雙雙被捕下獄。

同志被捕緊急應變

八月二十日，羅福星再度南下，和南部各地的分支機關接觸。重陽節，陰曆九月初九，他回到苗栗，工作到深夜，並且

在午夜二點鐘，召集同志在黃公德家裏舉行會議。接到通知的同志方始到齊，黃家大門上，又響起緊急敲門的聲音，當時大家都很緊張，相顧錯愕。羅福星卻促同志們鎮定，快找隱蔽角落躲藏起來，也有同志備好刀棍一類的武器，準備與日警硬拚，當時氣氛緊張萬分。羅福星示意黃公德去應門，他走到大門裏，低聲問：

「是誰？」

「謝紹堂。」

屋裏的同志們，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謝紹堂是機關部的同志，眾人紛紛從各個角落裏走出來。黃公德打開大門，讓謝紹堂進來，立刻就再把大門關上。羅福星看謝紹堂神色倉皇，跑得滿頭大汗，氣喘咻咻，他登時就訝異的問：

「你從那裏來？怎麼跑得這樣急？」

「不好了，我們的機關洩漏了！」謝紹堂迫不及待的說：「吳頌賢和葉永傳兩位同志，已經被臭狗（日警）抓去！」

在場的人，唯有羅福星神色不改，保持一貫的鎮定，但卻緊迫的追問：

「是在那裏出的事情？」

「大湖天后宮。」

「你快說，究竟是怎樣出事的？」

謝紹堂喘著說：「吳頌賢和葉永傳今天晚上邀集了四五十名會員在大湖天后宮裏警告天地，商議大事。十點半鐘的時候，突然有一批臭狗破門而入，拔出槍來抓人。幸虧臭狗來得不多，同志又很機警，大家四散奔逃。祇有吳、葉二位和其他幾位同志脫逃不及，被他們抓走了。」

羅福興聽後，當機立斷，向在場的同志說：

「大家不要慌，也不必走，都留在這裏。除此刻在場的同志外，我還要請幾位同志出去跑一趟，多找些同志到這裏來。」

他派遣了幾個人出去分頭通知，到了黎明四點半鐘，黃公德家裏聚集了八十多位住在苗栗的革命健兒。大家鴉雀無聲，在聽羅福星的指示。

羅福星在此千鈞一髮的生死危亡關頭，仍保持雍容鎮靜，諄諄告誡同志們，務必遵守下列十事，還說等於「十誡」：

- 一、吳、葉兩位同志的機關雖已破獲，但是諸位仍應堅定意志，切勿氣餒。萬一不幸又有人被捕受刑，切記絕對不連累同志與本黨組織。
- 二、不容洩漏本黨整體機密。

三、不可供出任何同志的姓名。
四、不可供出本黨各地秘密機關、事務所的地址。

五、不可供出本黨現有人數。

六、沉著應變，俟時而動。

七、不可濫行攀誣並未加入本黨的臺灣同胞。

八、寧可被殺，不吐露真情，不跟日本臭狗說實話。應該隨機應變，將本黨的真情實況酌予改編，而收以假亂真之效。

九、倘若每一位同志都能恪遵上列各點原則，也就是為三百五十萬臺胞造福了。

十、萬一有人被刑求所迫，供出本黨內情，及同志姓名，本黨同志應訊時應予堅決否認。

苗栗車站危機四伏

於是場內的八十多位同志舉手宣誓，然後於四時五十分分批散去。眾人去後，羅福星又調兵遣將，星夜攆趕，緊急知會各地，一體恪遵「十誠」。他派羅浮雲赴通霄，謝紹堂赴內獅潭，謝森鑫赴三叉河、灣裏一帶，葉敏枝赴後隴、造橋。將這十誠分別通知七百餘名黨員。

這一天羅福星整夜沒睡覺，他離開黃公德家後，就直奔苗栗車站。在苗栗車站上候車室出人意外的，竟一眼瞥見，謝紹堂昨夜氣急敗壞的趕來報訊，說是已被逮捕的葉永傳。當年的羅福星，可真一身是膽。當他看清楚葉永傳周圍無人貼近監視，他便挨到他的身邊，故意提高了嗓門問：

「葉樣，這麼一大清早，你到那裏去呀？」

葉永傳會意也大聲的回答：

「我到臺中去迫迫（讀若「剃頭」，臺語遊逛也）。」

一番對話，他知道葉永傳不會出賣同志，於是乘人不備，他壓低了聲音再問：

「你有沒有洩漏機關部的秘密？」

「沒有。」

「你我至交，有如兄弟手足，」羅福星語音懇摯的說：「不論有什麼事，你都不該瞞我。」

葉永傳突現驚惶之色，茫然四顧。但仍一口咬定：

「真的沒有什麼事嘛。羅樣，你為什麼要問我這些？」

此時，羅福興已知日本警探以葉永傳為餌，要釣一些大魚。他故作洒脱的跟葉永傳揮揮手，裝做普通朋友，從容的買了一張車票上車，他坐在靠車窗的位子，密切注視葉永傳。終於發現葉永傳身不由己，由苗栗警署的巡查捕羅慶庚押解著登上車來。

羅慶庚也是羅福星早期吸收的同志，苗栗車站候車室中驚險相遇，是羅慶庚刻意安排的，要為羅、葉找個機會，略談數語。

七點五十五分火車駛抵三叉河，羅福星邀集當地同志赴大湖，調查吳頌賢，葉永傳等同志被捕的實際情形。下午經門門棍莊罩蘭（罩蘭崎，舊地名，在臺中石岡村東北三公里，卓蘭通石岡的公路過此。）投宿一夜。翌日下午轉赴臺中，跟募集員劉盟修就機密事項有所協議，搭當晚七時的夜快車回到苗栗。

翌日一大早，羅福興轉赴田寮莊輕鐵會社，側面探查吳、葉被捕經過，經兩天努力，獲知吳、葉兩人洩漏了機密，以致三日內有近百人被捕，大湖支廳槍枝三十七枝及子彈四百餘發被竊。九月十三日，羅福興赴五湖莊，部署同志準備暗殺日人。次日步行到後隴，下午一時於後隴火車

站遇到劉士明，告以「您很危險了，日警正根據吳、葉供詞，追查吳覺民。」吳覺民為吳、葉之主盟人。羅福興不以為意，繼續佈置工作，九月十六日，大湖日本郵局局長及兩警察被殺，日人人人自危。

到了九月十七日，供職苗栗的巡查捕邱吏士押解人犯赴台北，向羅福興的革命組織述及吳、葉被捕後的供詞：

吳葉作供視死如歸

日警支廳長問：葉永傳你不是有相當身分的人嗎？為何幹出顛覆國家之事；難道不知為此要處死刑的嗎？

葉答：知道，幹這種事雖然要處死刑斬首，然而大業已成功一半，怎可就此放棄不顧呢？你可知道臺灣人如何困苦？試觀日本在臺灣的官吏，不以德治人，而以力虐人。你深居簡出，恐不悉外間情事。蠻橫不講理之警察（日名巡查）、巡查捕，捕捉無辜老幼；不問善惡，拷問毆打至半生不死，凡此你都不知道嗎？這可以謂之為文明國家的警官嗎？當然，你是為官，我為民，你一定要怎樣，我也無可奈何。

少人了？

答：全臺灣三百餘萬同胞，但凡有靈魂的，無不入會。革命黨非僅我們一黨，其實到處都有，你難道不知嗎？連巡查捕、密探入會的也大有人在，莫非你也絲毫無聞？如今你不必多問，可速殺我！汝不聞羅東亞的部下，現已有三四十萬人了，快快整備軍馬防備臺灣吧。我們的志士握有槍砲者，比比皆是，不勝枚舉。我死留芳百世，永為世人所知。我願死於汝手，請休再問，我斷不作答。

問：祇要你供出羅東亞的住所，馬上就放你，幹不幹？

葉：（不答，只搖搖頭。）

問：你若再不照實供來，我就拷問你，看你還不趕緊吐露實情？

答：畜生，笨蛋廳長，我不答就是不答，你想打就打吧！

至此，葉被拷打得半生不死，猶仍堅不吐實，於是又被拘入留置所（即拘留所）。

吳頌賢的供詞

問：你為什麼要幹這種事？

答：我華民與汝（日本）國民有深仇大恨！這次我們幹大業，今日若不成功

，明年必可有登告成。你要知道，今年我

同胞有數百人被殺，到明年我義士即將殺汝等日本人數十萬人！革命黨非獨為臺灣所僅有，旅順、朝鮮各地都有革命黨，非殺盡日本人決不休止。你還不知道嗎？在北京、南京，我華民已經殺死你們日本人二三千人了！覺醒吧！今之民國，決非昔日之清國；今之中國國民，更非昔日之清國人可比！為什麼我們要受你們日本人的主宰？我們中國人，莫不欲除此虐政，所以有人一倡導與你們鬥爭，我義民都大喜過望，紛紛捐款，現在我們已有軍費二萬元，還不包括得自我們祖國的支援在內。現我願為革命共和黨而死，你要殺就殺，我不再回答你的問話！

支廳長又問及預定民國三年二月七日舉事等情，因為吳頌賢堅拒作答，再被拷打至半死，方始押回留置。

伺機偷渡保正出賣

至此，羅福興深信每一同志都是志士仁人，寧死不屈。自民國元年十二月開始，他率領同志，舉兵革日本軍閥之命，大舉四次，首次在民國元年十二月，第二次在民國二年三月十五日，第三次在民國二

年六月，第四次在民國二年八月。羅福興經此四次失敗之後，引起日人警覺加強戒備，並大捕革命黨人，民國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總督府下令拘禁台胞二百五十人，十二月四日槍斃者六人。

羅福星本人，因得同志的全力掩護，一直未為日本警方所捕獲，直到苗栗臨時法院審判處刑完畢一周以後，羅福星與同志周齊仔密謀偷渡回國，另圖大舉。於是他們於十二月十六日，由台北沿山路步行前往淡水，第一日夜宿山中草寮，次日夜則借宿於淡水奎柔山庄十四號之保正陳金枝家，到次日午飯後始離開陳家，而轉往靠海邊五百一十四號之李稻穗家，欲伺機偷渡回國。不料當羅福星一離開陳家，陳及其舅李煙山即向淡水興化店派出所告密，於是羅福星與周齊仔就在當夜（十二月十八日夜）兩點，在李稻穗家為小笠原支廳長所率領的十二名警員逮捕，日警在羅福星身上搜獲手記兩冊，一為黨員名簿，一為日記及論文雜記簿，於是得以按圖索驥，再度逮捕大批的同志，皆送交苗栗臨時法院再度審判。

羅福星於淡水被捕後，受毒刑逼供，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三月三日，從容

就義，年僅二十九歲。和他一起被捕的同志上千人，判刑四百餘人，此即在台灣抗日史上的「苗栗事件」，因之喚起了台胞的民族意識，改變了日本政府對台的高壓政策。

硬頸本色永留人間

羅福星烈士在獄中曾對獄吏說：「為憂國憂民，斃而埋屍台灣，永為台民紀念；虎死留皮，人死留名，古今英雄同此志氣」其口中又唸出：「硬頸宛如風吹帽，敢在世上逞英雄」的詩句，硬頸本色，永留人間。

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台灣光復後，台北忠烈祠立有羅烈士牌位和銅像，在苗栗大湖，有由地方紳士徐金福等人籌資興建昭忠祠、塔為之紀念。中華郵政總局於一九八六年羅福星百歲冥誕時發行紀念郵票，一九九四年一月其孫女羅秋昭在台北開畫展義賣籌款，為羅烈士在蕉嶺原鄉興建「羅福星紀念圖書館」，希望其祖父的浩然正氣，亙古長存。

子孫有成告慰先祖

羅福星烈士遺有二子。長子羅宗海，

生有羅國基、羅國強、羅國慶、羅國光四子均僑居印尼。次子羅河海，在台去世，生有一女羅秋昭，曾任台北師範學院教授，是著名的畫家，過去從事中國古典戲曲研究，曾先後出版「徐渭四聲猿研」、「孟稱舜的戲劇觀」、「孟稱舜及其戲曲」，後來研究偏重在兒童語文教育上，計發表「小學書法教育芻議」、「如何加強識字教學」、「城鄉兒邁閱讀能力之比較」等多篇論文；在繪畫上除了創作展出外，一九九二年出版「羅秋昭畫選」及「中國藝術裡的氣韻」等著作。他的子孫對社會之貢獻，亦可告慰羅福星在天之靈。

編輯報告

編者

△本誌四三六期第二十一頁下欄第二行第三字開始應為：且深入探討曾國藩『之』「冰鑑」漏排「之」字，特此補正，敬請讀者留意。